

新嘉坡華人總會





林曼青著

兩部失戀的故事

亞東圖書館印行

有所權版

事故的戀失部兩

版出月四年九十年華國中

版九月十年九十二年華國中

實價	分售處	發行所	著者
國幣九角	各省各大書店	亞東圖書館 上海虞洽卿路 四七五弄六號	林曼青

卷頭語

我是死也不能違背着你啊，姑娘！

雖然在過去我的行為是那樣的不檢！

我在這兒準備着流血，

姑娘喲，你是一滴，我是一點！

目次

殘秋

蘭纓

九一

一

九月五日

就在這一次碰見了他，從他的眼睛裏我看出他在愛我，我也情不自禁地愛起他來了。喲！我這一次的戀愛，怕是第十一次的戀愛吧！想起來，我的臉孔不自覺地發着熱。我今年不是才二十歲嗎？但，對於戀愛，却這樣地是一個身經百戰的老將了！

忽而感到記日記是一種有趣的玩意，從今天起打算大記特記地記起日記來了，但是聖母瑪利亞，像我這樣一個破碎，淪落，被咒詛，被蹂躪，沒出

路的女人也要記起日記來，這真是何必呢？

然而，每個人都珍重着她（或他）的生存。而所謂破碎，淪落，被咒詛，被蹂躪，沒出路的女人們實在是多極了，這斷不能引為一個人的羞恥。而且，只要靈魂不沒落，生命的力量遠未完全消失的時候，生活下去是仍然值得驕傲的。自然，從表面上看起來，我是可憐極了，我失了不止十次戀，而現在的丈夫還不能算是我的愛人，這不是很可憐嗎？但是，也正因此，我在憐憫着世人，憐憫着一切的男性！我憐憫着他們的靈魂的死滅，我憐憫着他們的靈魂的腐爛！

在我，我是並不因此完全失望的。我還得找尋着我的最後的愛人。一點愛便是一片火光，牠照耀着黑暗的生命的道路，燃燒着臟腑裏面最高和最大的歡悅。

我厭煩着這世界，厭煩着這人生，但對於戀愛，卻未能忘情。我覺得戀愛是青春之花，是生命之火。不管我是嘗過十次失戀以上的滋味，但我仍得找求戀愛。天地間沒有旁的事情能夠惹起我的興趣，只有戀愛令我的靈魂活潑，令我的精神新鮮，令我的瞳人發光。我愛戀愛。戀愛是我的哲學，是我生存的根據地。我不能離開戀愛，就和一般人不能離開吃飯和睡眠一樣。

至於失戀呢，那味道的確是苦的；但多嘗幾次，便也不會覺得怎樣難過了。而且，我珍視着失戀，每一回的失戀，使我進一步地了解着人生，這殘酷的人生！

最可憐而又最可笑的是這個殘酷的而又淺薄的社會上的人們，我和更多的幾個男人發生關係，關他們什麼事呢？他們為什麼要在明裏暗裏說我不道德，說我是個娼妓。難道一個女人和十來個男人發生過關係，從他們那裏得

來十來回失戀的經驗，便叫做不道德，便叫做娼妓嗎？哪，這是什麼道理！……不過，他們對於我的詬罵，只使我歡喜，只使我們暗自得意。我憐憫他們，他們究竟都是弱者！他們之所以詬罵我，是因為他們在妒忌我而沒奈何我，正因為他們得不到我的好處！

從我的眼裏看來，男性並不是強者，而是軟弱得可憐。他們都是外表好看，內裏空洞，就和一個大皮球一般。這十來次的失戀，在我真算是一種有價值的經驗。這經驗告訴我說，男性都是軟弱的。他們都怕被人家『詬罵』，都怕『墮落』，都怕拋棄了『事業』，都怕喪失了『位置』，都怕花了太多的『金錢』，……他們沒有像女人一樣勇敢，一樣地富有犧牲的精神。

表面上，一般地說，男子在社會上的位置，無論如何是女子所不能望及的。但這並不是表示男子比女子強些，而是比女子更加狠些，更加自私自利

些所演成的結果。對生命認真的人們在社會上一定是沒有位置的。女子在社會上所以佔不到重要的位置，就只是因為對生命太認真的緣故。社會上的位置都是搶劫得來的，掠奪得來的，欺騙得來的，拜跪得來的，賄小心得來的，而這一切都戕害了生命，都損失着人類的尊嚴。

感謝上帝，他給予我以美貌（雖然這美貌現在已經消逝了，就如玫瑰的殘葉），有着這，我曾經藉以迷惑着盈千累百的男性，使他們拜倒在我的脚下，豬和羊一樣柔順地供我的驅策。他們鎮日地圍繞着在我的左右，稱讚我做女皇，願意一世世地在我的面前效忠。同時我也要詛咒着上帝，他給予我以美貌，有着這，使我加倍地受了人間諸種罪惡的包圍，諸種不幸的侵襲。有着這，我便不能度着一種平凡的生活。我便不能不憑藉着我的聰明，我的毅力，我的判斷，去從這被一羣男性包圍的狀態下面苦鬥着，受了他們的蠻

牲，也犧牲了他們。而這結果，我便被視為一個不道德的女人！一個下流的娼妓！好，不道德的女人也好，下流的娼妓也好，我獰笑着人世間一切好聽的名詞！

可是，以上的一切都是廢話，都是不必要的序論。我已經碰到了他，我的生活開始又將快樂起來。新的火花在我的面前照耀着，我回到我的青春，我將不顧一切地去和他戀愛，就和第一個戀人戀愛時一樣熱烈地戀愛着。

照普通的道理說，我現在是再也沒有和另外一個男人戀愛的可能，我已經有了五六個月的胎，而且這胎並不是現在這個丈夫的所有物。現在的丈夫和我剛結合了三四個月，這腹裏面的胎是前一個棄我而也被棄的丈夫遺下來的。對於這腹裏的嬰孩，只有我是牠的母親，前後的兩個丈夫都不是牠的父親了（前的這個丈夫對於牠沒有權限，後的這個丈夫對於牠沒有恩愛）。

現在的這個丈夫對這腹裏面的一塊肉老大地不高興，天天地在逼着我去把牠殺死（‘吃藥把牠壓下來’）。據他說，這是因為他愛我的緣故。愛着一個母親便要殺着一個兒子，絕對無罪的兒子，這是怎樣講的呢！而且，他究何嘗愛我呢，他愛的只是肉慾。腹裏有胎阻礙了肉慾，而產生以後又增重了負擔，所以他便不能忍受了。多麼自私自利的他啊！

我的舊的丈夫時常乘着現在的這個丈夫R不在家的時候跑來看我，想藉着腹中的這小生物的牽引恢復着我和他舊日的關係。這也是一種夢想。一個母親的意志那裏能夠跟着一個無知的嬰孩變轉呢。

此外便是一個愛我而且被我愛過的大學生（他已經有了妻子）在繼續地規勸着我和現在的丈夫決絕，同時也不要打理那個舊的丈夫。他勸我索性變成一個獨身主義者。經濟呢，他是可以負擔一點的。他現在已經不能（其實

從前也是不能）全靈魂，全生命地來愛我，他只是不能忘情於我，老是在找機會和我擁抱接吻，但不肯擔負着愛的責任。他恐怕和我正式戀愛，便要和他家中的老婆離婚，這太麻煩而且犧牲太重。另外，還有一種理由，便是他現在暗地裏已經有了一個女同學和他戀愛，對於這，他似乎已經變成一個貨物堆積了很多的行商，所以他是不需要我了。

還有，便是一個鬍鬚滿面，經常剃得很光滑，因而使面部三分之二成為青色的一位父親團的人物（父親團的人物本來約有半打，但在上海的却只有A B C這三位。他們的年紀大都比我大了十來歲，有的甚至差不多和我的父親一樣老。他們組織這個父親團的意思，一半是在討我的好，一半是在監督着我和人家發生戀愛的事件），近來也在向我進攻。因為他新近才跑去了一個愛人，似乎是不甘寂寞的樣子。

在這層層壓逼，層層圍攻之中，我碰到了他，一個奇怪而有趣的人物。從他的眼睛裏我看出他在愛我，我也情不自禁地愛起他來了。我雖然是爲愛而沉溺，但能夠把我救起來的却仍然是愛。我始終是爲愛而生存。這時候，我像是一個沉淪在大海裏面正在搖手呼救的人物，而他像是一隻堅強的小舟，我是多麼急切地盼望他用着愛的漿來把我救起啊！

我現在住的是法國公園附近的一間前樓。除開現在的丈夫D外，還有兩個父親團的人物在同住着。每晚，我睡在一隻帆布床上，父親團中的A睡在一隻寫字檯上，父親團中的B睡在樓板上。我的丈夫在一個軍營裏辦事，每星期只回來一兩趟。回來的時候，他便和我一道睡在帆布床上。有時也把帆布床讓給B，我和他睡在樓板上。

父親團中的A是個龐然大物，年紀約莫三十歲，做過許久的小學校長。

這次在故鄉因有某項嫌疑，遂走到上海來。父親園中的B，鬍鬚像鞋刷一般黑而硬，嘴略闊，眼睛些微帶着一些不安寧的神氣。他已經是一個四十來歲的人物，很有良心。因為他是父親的學生，所以對待父親格外好，當父親潦倒時，他拿了許多錢給他用，直至他的生意倒閉了才算停止。現在他是債臺高築，打算棄商從宦了。……

呵，剛記到這兒，我已聽見他在樓下打門的聲音，我的心在跳躍着，我的臉孔微微的發熱。喲，今天我是不再記下去了。我真是快樂啊！

九月六日

昨天，他來的時候，已經是下午二點多鐘了。室裏面是靜悄悄地，他一進門，臉上便盪現着一種像久別的老朋友相遇時的歡喜的神色說：「呵，單

是你一個人在！」

他身上穿的是一套頗為漂亮的西裝，這很惹目，我便問他這是那個時候做的。他深深地望了我一下，笑着說：「這是從一個朋友那兒借來的！」

實在說，他或許並不美，他的皮膚比較暗黑，加之不注重修飾，頭髮散亂，鬍鬚像黑蟻一般地繞在他的嘴的四周。但他却特別地有一種吸引力，那種吸引力像是一把火，牠燃燒着，燃燒着，令每個人的心臟都感到熱，直至溶解起來，彼此間混合成爲一團。他的眼睛看人時就像兩盞明晃晃的燈。什麼事情，在他的面前都不能夠隱瞞。他的嘴唇是厚的，嘴角些微帶着憂鬱的神氣。他的鼻是隆起而有力，好像他全身的精力都集中在這鼻子上面似的。他的表情是活潑的，雖然他是風塵滿面，却是很有趣，很孩子氣。總而言之，他是我心目中的英雄哩！

『你自己沒有西裝嗎？』我這樣問他，心裏很歡喜他能夠向我說出那樣真實的說話。

『我不但沒有西裝，也沒有家，也沒有國！』他搖着頭答，嘴角上露着輕蔑的微笑，好像在說，『一個人為什麼應該有西裝呢？』

『你打算在上海住下去嗎？眉海先生！』（『眉海』是他的名字，多麼有趣的一個名字啊！）

『並不是我打算，是人家替我這樣安排下的！旁的地方我似乎不能夠去了！』

『到處人家都害怕我們，一若我們是有刺似的。』

他瞪着眼睛（那裏面包滿着淚水）揚着頭在讀着拜輪的去國行，聲音是那樣高亢震顫，態度是那樣悲壯激越，我呆呆地望着他，深深地受了感動，